



扫码可在周道 APP 上观看视频和《考古周口》栏目稿件

# 千年学府大程书院：书声与思想的穿越

□记者 王晨 通讯员 李全立 唐涛 张璐 文/图



程颢塑像与立雪讲堂

(上接 6 版)

## 大程书院与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的异同

白鹿洞书院、嵩阳书院、岳麓书院、和睢阳书院(也叫应天书院)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。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的确立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,这几个书院都与当时的政治、名臣硕儒及其社会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。

### ——共同特征

书院建筑的布局特征,都是按照轴线方式布局,最常见的是向纵深方向发展的纵轴线,有的时候还有垂直于中轴线方向的横轴线。一条纵轴线上的一组建筑叫作一路,有两条轴线并列就是两路。例如岳麓书院建筑群就由书院和文庙并列两条轴线构成。

其次就是书院一般以讲堂为中心。讲堂的前方有比较开阔的庭院,这是书院的主庭院。庭院两旁成排的斋舍,是学生住宿、自修的地方。书院的藏书楼一般都是在书院的后部,最后面最安静的地方。书院里山长和教师的住宅,一般是在书院中轴线上主体建筑的旁边靠后的位置,也是在比较偏僻安静的地方。

还有就是都有名师硕儒讲学其间。就是说书院之大在于有大师传道,是影响之广、声势之大的代指。

### ——不同之处

大程书院位于县城中心,因而规模较小,简约质朴的书院建筑与二程浩瀚深邃的思想交相辉映。还有

就是它的东、西文场,也就是考棚的出现,比较特别。

校士馆,民间称考棚,是封建科举制童试之地。童试即童生试,是明清两代取得生员的入学考试,是读书士子的晋升之始。应试者不论年龄大小统称童生。

童试包括县试、府试、院试三个阶段。院试录取者即可进入所在地、府、州、县学为生员,俗称“秀才”,生员分廪生、增生、附生三等。生员经科试合格,即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,称“科举生员”。

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。它渊源于汉朝,创始于隋朝,确立于唐朝,完备于宋朝,兴盛于明清两朝,废除于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绵延存在了近一千三百年。科举制度的出现,打破了入仕做官的社会阶层藩篱,给中下层人士提供了通过公平竞争、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。在千余年的历史中,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了无数的优秀人才。

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,全国的书院改制为大中小学堂。以大程书院为例,在清光绪三十年(1904年),改大程书院为“县立小学堂”,书院完成了它的华丽转身,汇入了现代教育的洪流之中。这件事情当时还专门立“邑侯田公创建小学堂碑记”碑记载了下来。由此可见,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十分密切,基本与科举相始终。两者结下了不解之缘,相互依存而兴衰与共。

很多地方的考棚都已不复存在,

而扶沟大程书院依然保存还如此完好,为研究科举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史料,可以说是研究科举制度的很好的实物标本。

考棚在大程书院非常引人注目。明清乡试、会试均有三场考试,考生一场考试就要在号舍里连续待上三天两晚,三场考试下来就是九天六晚。每间号舍三面有墙,内墙离地半米左右,砌有上下两道砖槽,上置木板,板可抽动。白天,下层木板当座位,上层木板可作几案写作;夜晚,抽出上板与下板相拼接,便成了一张简易的床榻,供考生蜷曲而眠。考试三日,考生吃住均在号舍之内,直到交卷才可以离开。

## 集讲学、藏书、供祭于一身的大程书院

古代的书院既是一个讲学的地方,又是可以藏书、供祭的地方。

走过大程书院的大门是“龙门”,龙门面阔三间,作中柱造,三间一门,前后出廊。龙门与大门风格相似,面阔三间,两侧各有耳房四间,由掖门通向东西耳房,各成小院,清静幽然。

越过龙门,东西两侧即是青砖灰瓦的柱廊式建筑——文场,东、西文场,每侧两排,每排面阔十三间,均为单檐硬山,灰布瓦覆顶。是目前国内保留最为完好的古代科举考场之一。文场边的两株古松,高大挺拔,蔚然成阴,是当年重建书院的县令缪应缙亲手所栽。

穿过文场,迎面为程颢塑像。程颢塑像之后就是书院主体建筑立雪讲堂,是师长讲学授业的场所,是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。讲堂大门上方悬挂著名书法家吴三大题写匾额“立雪讲堂”四个大字,大门两侧还悬挂楹联“立雪见精诚,树尊师以令范;设堂明理性,遗重教之高风”一副。

在大程书院,书院的功能在清代之前都是比较齐备的,在讲堂月台前既可以露天讲学,也可以利用考棚进行讲学、供士子读书学习。藏书楼也是书院建筑必不可少的配置,用于收藏儒家的各种经典图书,原来位于讲堂后,可惜后来毁掉了。至于书院的祭祀功能,在其西侧有明道先生祠,祠内有豫国公(程颐)祠、程台(纪念程颐的高台建筑)。还有空间(李梦阳)祠,有祭祀之功能。

## 书声已远而思想永存

千百年来,扶沟人才辈出,既有李梦阳这样的朝廷大员,诗文大家,

也有吉鸿昌这样的民族英雄。这和程颢在此兴学,与扶沟尊师重教的传统是有着密切关系的。

程门立雪的故事发生地虽然不在扶沟,故事的主人翁也不是程颢。但是“立雪”的尊师重道精神感人肺腑,值得我们弘扬和传承。

“程门立雪”故事发生在北宋,也成为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。杨时与游酢也不负所望,通过刻苦学习,各自成为一代理学宗师。这个故事中的杨时、游酢和吕大临,谢良佑被誉为程门四先生,都曾在扶沟大程书院学习研究理学。其中吕大临,不仅是北宋时著名学问大家,还是“考古”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。

程颢在扶沟治政5年,时光短暂。但其对于扶沟的影响是深远的。首先是对民众文化性格的影响。扶沟人民不尚浮华、朴实重干、勤劳敬业的人格特性,都蕴含着二程理学思想的色彩。其次是对扶沟教育影响深远。直到今天扶沟尊师重道之风依然兴盛,教育水平仍然比较高。可以说宋代以来至今,扶沟重视教育与程颢创办书院、重视教化是密不可分的。

书院内“学田膏火记”碑,记述了清嘉庆十六年至二十一年(1811~1816)时任扶沟知县江心筠重视教育,捐俸助校,广置学田,作为维持书院运行等费用的事迹。

“大程书院续捐学田记”碑,刻立于清光绪十一年,记述了知县孟县璋任内,有意复兴大程书院,规划粗定,扶沟百姓闻风兴起捐钱捐地义举,使书院经费宽裕,良师益友,士气兴奋,文风丕振。

繁花万树,代谢有时;梁园虽好,终是过客。如今书院已经沉寂杳杳,书声不再,回望大程书院,它对扶沟产生的影响绵绵不绝。

二程去后,不复二程。他们身上传递出的那种不断探索,不断求实,不断创新的求知精神和学者的家国社稷意识,还有那充盈于荒寒长空之中的立雪情怀,至今还常常给我们以启迪,历久弥新。而大程书院,则寄托了历代文人对于文化思想的追求,永远驻留在这方土地上。当教育回归教育,文化回归文化,书院就呈现了它最原本的样子。大程书院这样一处清雅肃穆之地,一定会根植于莘莘学子心中,默默无声地发挥着它独特的精神文化作用。

保护文物 传承历史 弘扬文明 开创未来